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春泥猶在 燕影已遠

仇瑕

鄉下的老宅要拆了, 我特意抽空回去了一趟。二十多年無人居住的老宅土牆鬆動, 木樑腐朽, 到處都是破破爛爛的樣子。就連簷下那個燕子巢, 也早已佈滿灰塵和蛛網。

我還清晰地記得這個燕子巢剛築起來的情景。小時候, 父母工作忙, 把我一個人扔回鄉下老宅, 和奶奶一起生活。某個春天的清晨, 一陣清脆的「啾啾」聲叫醒了睡夢中的我。循聲找去, 竟是兩隻燕

子, 立在堂屋的大樑上歡快地唱歌, 不時飛進飛出, 這裡停一停, 那裡看一看。我急忙叫奶奶: 「奶奶, 家裡來了兩隻燕子!」

奶奶伸出食指指在嘴前: 「噓! 小點聲, 別嚇到它們。」我趕緊噤聲, 一整天都蹣手蹣腳地走路, 小心翼翼地觀察燕子。

那兩隻燕子在老宅前後仔仔細細偵察了一番, 當天下午就開始築巢。它們忙忙碌碌地飛來飛去, 銜來濕潤的泥土、柔軟的細草, 在簷下的土牆上一點一點搭建小窩。

「燕子築巢, 是家中一喜。」奶奶笑著說, 「你可要看好, 別讓人破壞了咱們的燕子巢。」

于是我天天在堂屋裡守著, 看著燕子巢逐漸成型。那是時間與耐心的藝術品, 也是燕子與老宅無聲的契約。老宅給了燕子遮風擋雨的屋簷, 燕子還給我們人丁興旺的吉兆。

壘好的燕子巢看起來很結實, 從地面望上去, 看不到巢裡的模樣。我好幾次想搬梯子來爬上去瞧個究竟, 都被奶奶阻止了: 「小淘氣, 別去打擾它們, 燕媽媽在

孵蛋呢!」

「真的嗎?」我半信半疑。

半個月後, 我果然聽到燕子巢裡傳來數聲稚嫩的鳴叫。又過了幾天, 小燕子從巢裡探出了頭——一共四隻小燕子, 黑黑的小腦袋排成一排, 安安靜靜地等著捕食的媽媽。遠遠看見燕媽媽飛回來, 它們立刻嘰嘰喳喳叫起來, 張大嘴巴等待投喂。

那年春夏, 我花了大半的時間陪伴燕子, 按奶奶說的, 不去打擾燕子的生活, 只默默地搬一把凳子坐在堂屋裡, 靜靜守著它們, 看大燕子忙碌的身影, 聽小燕子啾啾的呢喃。偶爾, 替它們趕一趕鄰居家的搗蛋鬼和老貓。這段靜靜的守候, 成了我在老宅最快樂的記憶。後來我想, 其實不是我在陪伴燕子, 而是它們陪伴了童年孤獨的我。

臨近秋天, 小燕子長大了, 跟著爸爸媽媽飛往南方, 只留下簷下那個空空的燕子巢。

「它們還會回來嗎?」我傷感地問奶奶。

「會的, 明年春天它們還會回來的。」奶奶承諾我。

于是我盼啊盼, 期盼了一個冬天, 來

年開春, 兩隻大燕子果然回來了。它們飛回去年的老巢, 重新做了加固, 接下來又是忙碌的孵蛋、哺育幼雛。

我與老宅的燕子共同度過了四年春夏, 直到父母接我到城裡讀書。

城裡的家很大, 但沒有土牆, 沒有屋簷, 只有一個開放式的陽台。我問母親: 「會有燕子來陽台上搭窩嗎?」

母親沉思了一會兒, 說: 「可能會有的, 也可能不會。」

於是, 我年年春天都盼著燕子飛來。然而, 燕子從未來過我家的陽台, 甚至在城裡, 我都很少看見燕子。

我搬進城裡後沒兩年, 叔叔在老宅旁蓋了新的洋樓, 鋼筋水泥砌的樓, 三層高, 又堅固又氣派, 只是同樣沒有粗糙木樑搭成的屋簷。

奶奶搬進了小洋樓養老, 老宅被棄用, 也就是從那一年開始, 燕子不再來了。這一晃, 就過去了二十多年。

如今再度回到老宅, 空空的泥巢猶在, 可那些啾啾築巢的日子, 早已消散在了時間的長河裡。我立于老宅前, 獨自懷念著春泥的氣息, 和盤旋在天際線上的身影。燕子記得歸路, 只是人間不再有簷。

春遲

彭子軒

我還沒來得及告白
你已盛裝出席,
在人間
是誰將
在風中婀娜
是誰又將
然然的香氣釋放
我只是
厭倦了冬日

任由你俘獲
讓空氣
富有活力
我低頭品味
這自由的清新
不惜用指尖
觸碰你的小臉
初春和你
才知道什麼是
自由的愛意

春天時見山去

杜明芬

當晨霧沾濕衣襟, 風就開始了唧唧細語。這時, 窗台上的一枝籐蔓剛長出嫩綠, 宛若一個雙手托臉的小孩, 靜靜地臥在木窗邊上沐浴初春的暖陽。旁邊樹上的鳥鳴像經風而過的鈴鐺, 空氣裡漂浮著時隱時現的音樂。窗裡窗外均是一片明媚和熱烈!

我的心也像一縷淺風, 在這個季節是不聽從任何人、任何物使喚的。時而撥動一池枯寂的春水漲綠。

時而催促一朵山寺的桃花盛開; 時而攪動山野的風雲, 讓草與草你追我趕, 花與花爭奇鬥艷……萬物更新的春日, 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召喚來往的行人: 「快來看看呀, 春天禁不起一點兒沉默的等待。」

是呀! 明媚的春日是從腐朽里長出來的斑斕, 我怎麼能一直蝸居房間, 將大好的時光浪費在苦讀單調這本書上, 我應該出門從尋訪一座春山開始去擁抱春天。

要從可愛的早晨出發, 懷揣美好的心境, 去偶遇春山裡那些細碎的美好。此時的萬物都處於一種半睡半醒的狀態: 淺藍色的天空中歌著半枚黃色月亮, 沉默地拖拽著夜晚的光陰; 雲朵散漫得像草野上的點點梅, 一星一點、一堆一叢, 但簡單有簡單的素淨歲月, 熱鬧亦有熱鬧的生活情意; 青山的輪廓被金色的光芒一一勾畫, 似是刻意而為。是了, 陽光是專程趕來的使者, 為行人指路, 為春天吶喊, 它也是覺得時光稍縱即逝, 而春山不應該被人遺忘吧。

僅僅只是走至山腳, 就能偶遇好幾叢馬櫻丹, 遠看時它們像美人頭上垂落的流蘇, 細看後更覺那五顏六色的花兒像人們晨起時炸毛的髮絲, 怎麼也壓不住那股子隨意, 這些馬櫻丹可不就是山野裡的精靈? 渾身上下都沾滿了山野的隨性。一路向上, 純白色的木繡

球也不甘示弱, 壓低了枝丫, 跳入清晨的懷抱, 白白嫩嫩的花像極了一顆顆圓潤飽滿的珍珠, 在春天的汪洋裡恣意地顯露光芒。

春天如此美好, 我也在腦海中不停地勾勒山中的景致: 眼前有一條通往花海的小徑, 小徑深處有一條潺潺流淌的小溪, 小溪周邊有三兩叢臨水而開的小花……春意像煮開的水一般劇烈沸騰, 我整顆心也重新活了起來, 彷彿是一粒飽滿得突然炸裂的豆莢, 炸開的那一瞬間看到的是滿腹的驚喜和浪漫。

我一直覺得春山是每一個人的故居, 所有人的前生應當都是春山裡的一株植物。

有人愛熱鬧, 便成堆成簇地長在一起, 好比是眼前成片的紫花地丁, 竊竊私語時便已然度過了時光; 有人愛安靜, 便單朵獨枝地綻放, 如那一樹靜默不語的紫玉蘭, 每一朵花都一心一意地盛開; 有人念舊, 于是和槭葉瓶干樹達成了共鳴, 回憶凝結成樹上那一粒粒紅色的果實, 深藏著舊光陰……

人與山的相遇, 人與植物的相逢, 人與人的相識, 很多時候都是一樣的。我們從萬千事物裡挑選自己喜歡的山, 喜歡的植物, 喜歡的人, 相約要一起度過美好的光陰。喜歡的東西也許與自己相似, 也許與自己相反, 但那些都無關緊要, 以上種種都並非是我們在春天去見一座山的終極目的。去親吻途中的每一縷風, 去擁抱山中的每一寸綠, 去欣賞滿山的姍紫嫣紅, 去愛每一段時光, 才是我們在這個春天裡最樸素的願望。

在山中偶遇一隻松鼠, 我們並不相識也未打招呼, 但這並不會成為遺憾。從山頂向下看時歇見一條冰綠色的湖泊, 可我們不會途徑, 但這並不可惜。人生漫漫, 不必刻意追求每一場風景都完美, 只要始終擁有澄澈的心境, 便能從那些細細碎碎的光影裡瞥見諸多美好。

春天時不必請山來見我, 我自會見山去。到時, 我見春山多嫵媚, 料春山見我應如是!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專欄主編: 宓月

628期

為春天寫下開篇 (組章)

推開一扇窗

我是一面窗戶, 推開我, 就會看到我的故鄉。

一柱繚繞的炊煙, 試圖勾畫村莊的全貌。但它變幻的速度, 跟不上白楊前進的腳步。

白楊樹像真正的哨兵, 就這一句, 就這一句比喻。

足足讓它無數個夜晚不敢閉眼, 無數個白天不敢彎腰。

守護河堤, 守護麥田, 守護我們的家園。

向上的枝丫, 向上的葉片, 向上的信念, 捆成一束, 像新鮮的綠色信箋, 時刻準備寄往藍天。

迎著早晨的第一縷光, 枝蔓上長出露珠一樣亮晶晶的思想。

幸福, 有時就是一個比喻句。

笑渦

這些貼著地面生長的小花, 是它在嚴寒中淬煉的水。流淌的漫山遍野都是, 填平了大地眉心上上的川字紋。

大西北, 淡綠的衣衫上橫溢出五顏六色的笑渦。

這些圖案, 是多元化的修辭。

立體的季節。一些比喻, 呼喚或奔走, 我的心與鐘鼓樓重疊。

與和煦的風一起上路。她輕盈而活潑, 舉著雲朵。

在抵達岸上之前, 冬天的雪已將河面擦亮。

紅肥綠瘦, 這是蟲鳴的杰作。

這些精緻的小令, 如果把歌聲藏匿起來, 綻放, 是它們融入春天最好的姿態。

霧

一場霧, 將城市舉在半空。一些樓閣, 像修辭裡的暗喻, 潛伏在仙境裡。

這座城被慢慢舉起, 又輕輕放下, 如同我對故鄉的愛戀。

霧氣扇動翅膀, 棲息到最高的雲層。

皮影戲拉開了序幕。行人、汽車見過來又見過去。

太陽出來了, 花草樹木由寫意轉為工筆。清晰的樣子, 像被雨水洗過, 又被微光點燃。

新建的高樓, 它的出身, 可能是荒灘, 也可能是良田。

花草樹木都在拍手, 掌聲有高低。

一隻喜鵲飛上枝頭, 與遠處的賀蘭山溫情對視。

霧坐了下來, 像蒙著頭紗的新娘, 猶抱琵琶半遮面。

水汽與光線交流, 三言兩語, 瀟灑離去。

這個美好的開始, 勻速前進, 以花開的速度向我們走來。

當霧氣緊握天空中的每一枚指紋時, 我在窺視一個美麗的夢。

五線譜

垂柳最先聽見風的絮語。細枝在晨光中搖晃成五線譜, 躡上躡下的麻雀是躍動的音符。

飄逸的燕子掠過水面, 翅尖在湖面寫下潦草的行書。墨跡散開, 化作蝌蚪, 去追逐遠去的漣漪。

牧童的橫笛越來越瘦, 吹散漂浮的雲朵。音符濕了我的衣衫, 氤氳成白鷺飛起的模樣。

此刻的春風正在給每一滴綠註冊年輪, 沙沙聲裡藏著絲綢古道的駝鈴。

陽光折回到小巷。白楊發呆, 老人打盹。

三月的風將它們框成一幅畫。我站在畫外, 與他們一起虛度光陰。

春天的隱喻

校園外的樹池裡, 擠滿了苜蓿。

剛長出的綠苗, 在風中推推搡搡, 像極了校園裡排隊的少年, 懵懂又活潑。

花是最美的語言。

一小朵一小朵, 你挨我, 我擠你, 抱成一個花園。遠遠望去, 就像盛開的紅色玫瑰。

我們一蹣跚, 枝頭又竄出了幾朵, 好奇又驚喜, 羞紅的臉蛋就像偷喝了黃昏的酒。

上班的路上一點也不寂寞。它們每天列著隊與我打招呼, 像我的編外學生。

有時, 它們若有所思。等一場雨, 蹲下又站直; 等一陣風, 翻轉又翻篇。最曼妙的是, 晴朗的夜晚, 等星等月, 等人共話西窗燭。

整個夏天, 我們都見面。溫柔像水一樣漫過我的雙腳, 高過信仰的槐樹, 佔領頭頂上空。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小城, 是一首自然清新的短詩, 我和她, 都是積極向上的隱喻。

迎春花

寒風中, 雙手一攏, 第一個吹響了春天的喇叭。

一枝枝綴滿黃色花苞的枝條, 像是唐詩裡伸出的意象。

別的花兒還像雛鳥一樣躲在殼裡, 它已經飛上了枝頭。

向陽而生, 不懼寒冷。美麗與堅強, 招展成春天的一面旗幟, 奏出了一曲春天暢想曲。

路燈恍惚, 像是睡著了。露珠隱匿在葉片上。它抱緊身子, 像星星, 閃爍在路邊的綠化叢裡。

湖水澄澈, 對照章程, 迎春花被發表在頭條。初春, 乍暖還寒。散步時, 你不妨在它面前, 多停留一會兒, 和它談談心, 聽它朗誦一首詩。

關於冷不冷, 你最好不用問。

它是金陵十二釵中的迎春, 絕世而獨立。

震耳欲聾的黃, 驚醒了夢中的蝶。緊跟其後, 就是一場盛大的花事。

有模樣, 有情懷, 你還不滿足嗎? 稀疏的火星, 很快就點燃了整個春天。



張月平, 寧夏作家協會會員, 平羅縣作家協會副主席。在《散文詩世界》《散文詩》《大河》《飛霞》《湛江文學》《北極光》《橄欖葉》等刊發表作品, 入選《2022中國散文詩排行榜年選》《中國散文詩年選》, 榮獲第三屆中國賀蘭山散文詩獎。出版散文詩集《風吹來上》。

紅高粱

風的鞭子高高揚起, 還沒落下去, 紅色的馬群就已經鬃毛飛揚, 蹄聲轟鳴。田野裡, 濺起一片青春與活力。

故鄉的土地如遼闊的草原, 允許我們撒歡, 也允許高粱撒野。

紅高粱用自己的行事方式追述英雄的部隊, 緬懷火紅的年代。

我看到有光打進來, 田野燃燒起來。

這裡不僅有烈火, 還有喝醉了的清晨和黃昏

詩句很清醒, 一邊牽著九兒的紅棉襖, 一邊籌備一場宏大的領誦。

一隻鳥雀飛過, 翅膀裁出滿天詩行, 每一行都飽滿, 每一句都醇香, 如窖藏成經典的紅高粱。

被收割的高粱, 被醞釀情緒的高粱, 被封壇自醒的高粱, 最終變成一罈酒。整個村莊在酒裡晃蕩。

乾了這碗酒吧, 曾經一起在柴垛裡睡覺, 一起在唐渠裡耍水的兄弟。